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0n1398

海印昭如禪師語錄

(門人) 行純・道彰・從心 集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398-A 海印禪師三會語序
  - 目次
  - 海印和尚住袁州木平興化禪寺語錄
  - 臨江瑞筠山慧力禪寺海印和尚語錄
  - 饒州東湖薦福禪寺海印和尚語錄
  - 頌古
  - 偈頌
    - 水心
    - 靈竺
    - 雲頂
    - 震上人
    - 刀鑷沈生
    - 遠上人
    - 秀上人之仰
    - 無相
    - 總心
    - 正堂
    - 覺海
    - 印空
    - 海峰
    - 瑩然
    - 曉山
    - 仰山中村接待
    - 劒關
    - 十牛圖
    - 明維那再往踈山
    - 桂侍者
    - 淦傅子仁號無無居士
    - 石門溈侍者
    - 遠上人
    - 送興首座歸鄉
    - 示芳上人

        - 蕭山孤峰持談季蕭梅軸惠訪書于后
        - 毗陵自然居士
        - 示攸州慈雲玉侍者
    - 佛祖讚
        - 出山
        - 觀音(淦州判李濟川世居饒昔有以絹素繪大士像為風水所漂後二十年漁人網得之像不壞濟川重新裝飾請贊)
        - 漁籃
        - 郁山主
        - 政黃牛
        - 朝陽　待月
        - 達磨
    - 自真讚
        - 立首座
        - 黃鍔鈍翁請
        - 處靖庵主
    - 跋
        - 佛照和尚書帖南岡長老求跋
        - 跋癡絕書伯夷頌
        - 明極西堂南游省己行請跋
    - 法語
        - 示明了侍者
        - 示師程居士
        - 送學士曾巽堂
        - 答員嶠李總管
    - 小佛事
        - 雪巖和尚忌日拈香
        - 周禪師忌拈香
        - 瑛監寺入塔
        - 賢首座起骨
    - No．1398-B 塔銘
    - No．1398-C 塔銘
    - No．1398-D
    - No．1398-E
- 卷目次
    - 1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98-A 海印禪師三會語序

至大戊申夏，巽申為先母丁夫人作盂蘭盆齋，請慧力海印禪師舉揚，次得侍師萬松間，熟譚累日。師大見器，謂爾宿命中來，從容往復。嘗舉不為說破一則，笑云：將謂老僧別有。自爾深契。明年，余涉北，師去住江東薦福。洎余還山，師亦歸憩寶林。屬疾，遣僧持寄手書一偈，末曰：妙轉機先曾領略，東軒一月古今明。葢師嘗讚先君武城郡伯遺像云：古今天地，月照東軒。先君捐舘日，書頌有曰：凌風而行，秋月中天。師意□□在三之義，古今一揆。感念罔極，涕淚交零。昔湛堂□□□塔大慧請銘，　無盡居士承問眼睛不壞□□□□，遂云：這金剛□□□□□□□□□□□□□□□吾師今之湛堂也。若夫金剛眼□□□□□久矣。師語錄乃其徒行純所輯，將刻布□□□□□怦書　舘，遠求序引，固雖莫措一辭，而誼無□□□。噫！第一義非言說，豈智知識識及思量分別之所□解哉？師之道猶水循器，有言此水之方者、圓者、曲者、直者、大者、小者，是其器自殊，非水之有二也。觀是錄者，無局其器，則後五百年以海注海，否則自纏葛藤，猶沐漆而求解也。

延祐四年七月　日翰林　國史院編脩宮曾巽申序

No. 1398
海印和尚語錄

目次

序
袁州木平興化禪寺語錄
臨江瑞筠山慧力禪寺語錄
饒州東湖薦禪寺語錄
頌古
偈頌
佛祖讚
自真讚
跋
法語
小佛事
塔銘
跋

海印和尚住袁州木平興化禪寺語錄

門人　行純　集

師於至元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在仰山首座寮受請。
入寺，指法座云：三世諸佛行不到處，天下老和尚說不到處，今日新木平一時舉似諸人去也。驟步便登。
祝聖罷，復拈香云：奉為我見住大仰山宣授慧朗大禪師、雪巖和尚，用酧法乳之恩。乃斂衣就座。僧問：三世諸佛行不到，天下老和尚說不到□。好人天法座前，請師一句分明道□□□□□□□祝聖海眾咸臻。學人上來，請師　　□□□□□□，德山河壯　　帝居。進云：祝聖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此□□□□遠。進云：恁麼則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去也。師云：也是尋常用底。進云：此事且止，只如昔日大禪佛到仰山，遶繩床三匝，振錫一下，翹足而立云：西天四七也與麼，唐土二三也與麼，天下老和尚也與麼，和尚也與麼，某甲也與麼。仰山打四藤條，意旨如何？師云：分開泰華，裂破黃河。進云：大禪佛後至霍山云：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霍山，喚維那打鐘著，大禪佛便走，又作麼生？師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進云：後來雪竇道：藤條未到折。因甚麼只打四下？又且如何？師云：左半斤，右八兩。僧云：只如和尚親見仰山，且道與大禪佛相去多少？師云：山僧是新淦人氏。僧云：與麼則今古應無異，分明在目前。師云：大遠在。僧禮拜，師乃云：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謹護秘藏，勿妄宣布。今日豁開錦縫，文彩全彰，不問情與無情，一印印定，直得石頭佛迴避無門，鉢盂峯包畏不及。正與麼時，還當得出世邊事也無？良久，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舉：開山道禪師初參洛浦和尚，問：一漚未發時，如何辨其水脉？浦云：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道不契。後參蟠龍文禪師，復理前問，文云：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道當下大悟。師拈云：二大老雖具辨龍蛇、擒虎兕眼目，未免和泥合水。道禪師與麼悟去，也是泥裡洗土塊。新木平與麼點撿，還有出古人見處也無？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
上堂：一漚未發，地闊天寬。山雲冉冉，澗水潺潺。向者裡見木平即易，見真寂即難。何也？江南地暖，塞北天寒。
留兩序，上堂：不舊不新，不進不退，天以之而覆，地以之而載。雖然，堯舜之君，猶有化在。
上堂，僧問：記得昔日僧問開山和尚：如何是木平？答云：不勞斤斧。意旨如何？師云：妙手畫難成。進云：其僧又問：如何是不勞

斤斧？答云：木平。又作麼生？師云：猶有圭角在。僧禮拜，師乃云：破有法王，出現世間。驀拈主丈，主丈是有，卓一下：即今破也，還見法王出現麼？靠主丈，疑殺天下人。

上堂(謝廣南海藏主)：鎮海明珠，光生宇宙；馬祖翫月，南泉拂袖。只如經歸藏、禪歸海又作麼生？一條官驛路，今古有人行。

臘八，上堂。六載雪山，穿衣露肘。午夜明星，指槐作柳。便道如來智慧德相，大地眾生具有，也是自揚家醜。宜乎雲門一棒，剛要打殺與狗。啞，負恩者多，知恩者少。

出城歸，上堂：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空山白雲，鬧市紅塵。天高無極地無垠，鎮州蘿蔔重三斤。

上堂：二月過，三月來，千紅萬紫，雨洗風摧。瞥見空山晴晝，綠楊影裡，一樹白桃開，風前凝佇小徘徊。呵呵呵，無人知此意，獨上高高臺。

上堂：如來禪，祖師意，鷄寒上樹，鴨寒下水。恁麼也是，不恁麼也是，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諸人向者裡瞥地，方知道拈却鼻孔將甚麼噴嚏？

上堂：禪非坐臥，亦離功勳。道無取捨，全超見聞。說甚栢樹子，乾屎橛，麻三斤，三世如來一口吞。真箇那，只聞其語，不見其人。

祈雨，上堂。炎炎六月，雨竟未通，拈主丈卓一下，鞭起碧潭龍，三日為霖兮時和歲豐。咄！

七月初一日，上堂。動絃別曲，以拂子擊一下：還聞麼？葉落知秋，以拂子拂一拂：還見麼？縱使離聞離見、不見不聞，猶隔青山幾點雲。

解制，上堂。鷺雪通身白，臘人全體氷，頽然無伎倆，直下絕功勛。索索西風倚瘦藤，靜看山南山北起寒雲。

上堂：見聞之內，動靜之中，取之不竭，用之無窮。日午炎炎畏日，夜深颯颯凉風。竹籬頭，壁角落，漸聽啾啾唧唧鳴秋蟲。

上堂，舉白雲端和尚初參楊岐會和尚，會問云：聞汝師有悟道頌，試舉看。白雲便舉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淨光生，照見山河萬朵。會乃大笑，白雲懷疑，通夕不寐。次日入室啟問，時方歲暮，會云：汝見昨日打夜狐底麼？云：見。會云：汝一籌不及他，他愛人笑，汝怕人笑。白雲言下大悟。師拈云：郁山主拾得一顆豌豆喚作明珠，引得白雲懷為至寶，不消楊岐輕輕點破，分文不直，前面未免疑殺天下人，後面笑殺天下人，點撿將來直是好笑。何也？握土為金猶可易，變金為土却還難。

上堂，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箇什麼？恁麼問即易，相續也大難。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剎竿

著。大小迦葉師兄被阿難一問，直得分踈不下。後來汾陽和尚道：不問那知且莫詐。明頭五祖戒和尚云：露錯。翠巖芝和尚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看孔著楔，有甚用處？泐潭清和尚云：剎竿未倒，穿却汝諸人鼻孔，換却汝諸人眼睛。剎竿倒後，甚麼處見釋迦老子？箚。性空觀和尚云：是什麼說話？如今要問諸方：倒却門前剎竿著，還當得教外別傳旨趣也無？懸羊頭，賣狗肉，諸大老雖則提持向上巴鼻，未免隨語生解。木平別無長處，也要與古人活一隻眼。驀拈主丈卓一卓：疑殺天下人。

臨江瑞筠山慧力禪寺海印和尚語錄

門人　道彰　集

天壽聖節，上堂。僧問：記得太宗皇帝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臥雲。太宗云：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這裡？僧無語。此意如何？師云：乾坤收不得，宇宙不知名。進云：後來雪竇代云：難逃至化。又作麼生？師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進云：只如今日天壽聖節，未審和尚將何祝贊？師云：合國咸知。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高高處觀之不足。僧禮拜，師乃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而天下大治。且道一從何起？卓主丈：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因甚三千里外賣却布單，遠來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釋迦老人還有出沒處也無？惡聲惡跡洗難清，雲門有令不虛行。下座。詣佛殿普請，大禮三拜，與他一時蓋覆却。

結制，小參。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鬼窟裡活計，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也是強說道理。瑞筠門下一任龍蛇混雜、凡聖交參，不揀甚麼昆蟲草木、有情無情，同入清淨覺海，游泳平等性智，喫飯底喫飯、瞌睡底瞌睡，卓主丈，清平世界無閑地。

次日，上堂：瑞筠一關，似乎等閑。說時則易，透却還難。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大虛之間。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忽有箇漢，不守聖制，不住伽藍，却如何指示？卓主丈喝一喝。

上堂：進一步銀山萬仞，退一步鐵壁千尋。正與麼時，諸人若知有轉身句，便見澄澄江月廓爾全彰，浩浩松風熾然常說。良久，大小瑞筠話作兩橛。

上堂：結夏過半月，那事如何說？寒山子，水牯牛，蠟人氷，鵝護雪，總是鑽空覓穴。諸方難見易識，瑞筠易見難識。直饒萬緣休罷，一字不留，擬議不來，青天霹靂。
上堂：問著不知，拶著不會。至理玄關，泥團土塊。知不知？會不會？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上堂，舉：盧祖得法後，未剃落，寓廣州法性寺。時風颺剎旛，一僧曰：風動。一僧曰：旛動。諍論不已，祖曰：還許俗流忝預高論否？僧云：可爾。祖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二僧息諍。今日不肖兒孫點撿將來，盧祖雖能息二僧諍，要且不能使二僧活。若是瑞筠則不然，拈主丈示眾云：亦不是風動，亦不是旛動，亦不是心動。擲下主丈是什麼？
散青苗經會，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怨；離經一字，即同魔說。只如溈山和尚問仰山云：涅槃經中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山云：總是魔說。到此如何甄別？銀椀裡盛雪，無智人前莫說，打伊頭破腦裂。
示眾。身要端，坐要直，十二時，要純一。提箇無，猛著力，如一人，與萬敵。忘情謂，絕氣息，冷湫湫，空寂寂。三大劫，只一念，四大海，只一滴。昏與散，無蹤跡，佛與祖，休尋覓。動與靜，定乾坤，照與用，轟霹靂。能與麼，參學畢，元來自己便是生。鐵壁鐵，壁鐵壁。
上堂。流汗不徹，揮扇不徹，驀然打著箇豹脚花蚊，直得通身順快，歡喜不徹。所以道：殺盡始安居，諸人瞥不瞥？痤子得夢向誰說？木人笑得口脣裂。便與麼會去，是真作家，不及詣寮陳謝。下座。巡堂喫茶。
解制，小參。九旬禁足魚投網，衝浪錦鱗猶滯水；三月安居鳥入籠，摩霄俊翮尚迷雲。生殺盡時蚕作繭，纔有所重便作窠臼，如何透得這三重？說甚三重？百匝千重一時俱透，驗蠟人氷與不氷，憐鶩護雪而不雪，總是家常日用邊事。如今三期已滿，萬行自圓，諸人到此還知時別宜麼？一葉落，天下秋，水光雲影天悠悠。卓主丈，負命誰來上直鈎？
舉：東山空禪師示眾云：百鍊黃金鑄鐵牛，十分高價與人酬，庭前不有花含笑，又是東山一夏休。師拈云：空禪師與麼道，大似東頭買賤，西頭賣貴，多處要添，少處要減，未免價數不登，商量不圓。瑞筠一夏隨分攤出寒山子、水牯牛、蠟人氷、鐵彈子，同諸人開鉢共飯，不作賤，不作貴，東行不見西行利，有利無利，不離行市，瑞筠便是挃與人也沒要底。啞！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次日，上堂：解開布袋口，南北路頭通。十方無壁落，三界絕行蹤。西者西兮東者東，雲水自重重。

上堂。信脚行，信口道，用處不須生作造，驀然踏著伏馬橋，不覺撞得破竈墮。纔與麼，不與麼，却憶歸宗曾有言：頭陀石被莓苔裹。以拂子擊繩床，下座。
上堂。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二十年只作境會，錦遮機穽。又云：既不作境會，畢竟作什麼會？鐵裹泥團。華梵不可譯，呼應有來端，瑞筠門下毫髮難謾。何故？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上堂，僧問：昔日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云：南天台，北五臺。進云：學人不會。師云：晝打三千，暮打八百。僧禮拜，師乃云：言跡之興，異途之所由生。言未興、跡未形，無內、無外，無彼、無此，無遠、無近，無一絲頭不現成。及乎即內、即外，即彼、即此，即遠、即近，繁興妙轉不留情。正與麼時如何通信？乾坤收不得，今古不知名。
上堂：似有似無，半真半假，疑殺天下人，不在之乎者。十二時中須知自己落處，若也知，麤鹽淡飯且與麼過；若也不知，白日青天切忌瞌睡。
上堂。莫行心處路，莫掛本來衣，何須便恁麼？切忌未生時。莫行心處路，擬心即差，動念即隔。只如不擬心、不動念，還有心處路麼？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即是不行心處路。既不行心處路，便是掛本來衣，便是墮落在解脫深坑可畏之處。古人謂之墨汁、謂之黑山，又謂之貼肉汗衫。學道之士，十箇五雙到這裡脫不下。直饒暫時脫下，觸目遇緣，便恁麼去，只似順水推舟，不諳水脉，隨波逐浪，不覺不知流入毒海。所以道：何須便恁麼？切忌未生時。未生時，也無佛、也無眾生、也無人、也無我、也無彼、也無此，只麼渾然好箇真淨妙明、廣大圓攝境界。又不可坐那裡，謂之座在解脫勝妙境界。到者裡，須知有轉身一路始得。且如何是轉身一路？良久：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
上堂。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老東山和尚與麼投機落草不少，諸人還點檢得出麼？山前一片閑田地，不立一塵空界至。叉手叮嚀問祖翁，了無南北與西東。幾度賣來還自買，不知却有何憑據？為憐松竹引清風，祖禰不了，殃及兒孫。黃梅老人早是引蔓牽枝，瑞筠不肖向枝蔓上添芒索，每日與諸人從朝至暮、從夜至旦，見諸人不昏不散，便把這索子一掣，教你不坐在淨地上，抱不哭孩兒；諸人即昏即散，便把這索子一掣，教你不得和泥合水、指鹿為馬。諸人若總不與麼，到這裡須要認得祖翁面目是同是別？一回親見面，千載永難忘。

復云：無一法從外而入，無一法從內而出，無一法和合而生，無一法自然而成。亦不見有生相，亦不見有住相，亦不見有異相，亦不見有滅相。於此覺得轉得，猶是以楔出楔。不以楔出楔時如何？兩頭俱坐斷，一劒倚天寒。

上堂：雲悠悠，水悠悠，挑囊負鉢，今日明朝，撞著荒村破院。白滴滴，清寥寥，滴斷離腸點點愁，夜雨通宵。

上堂：秋風蕭蕭，黃葉飄飄，來不在挽，去不在招。我且問你，世間與麼廣濶，因甚向鐘聲裏披起七條？

上堂：要識金剛圈，以拂子擊右邊只者是；要識栗棘蓬，以拂子擊左邊只者是。吞得透得，無是不是，瞎驢曾受靈山記。

施主入山齋僧，請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般若如大火聚，四面無可入。佛事門中，不舍一法。般若如清凉池，四面皆可到。妙在轉處，擬思即差。機不離位，墮在毒海。直須一明一切明，一見一切見，一照一切照，一了一切了。如虛空廣莫，廓然有容。如大地載持，圓攝無際。弗踰日用，弗異劫初。越去來今，斷言語道。實地履踐，還得與麼相應麼？還得與麼受用麼？卓主丈，努力今日須了却，莫教累劫受餘殃。

舉：昔日婆子入南泉齋僧，維那為婆請意旨回向，婆將鬢邊梳子插向後，斂手而退，維那罔措，婆云：回向已竟。瑞筠今日因齋慶讚，輒成一頌：插梳斂手退身時，此意明明會者誰？一段風光亘古今，看來只許老胡知。

冬夜，小參。白銀世界金色身，無為無事人；情與無情共一身，空花結空果。何況黑夜見電光、白日開眼夢，大海中鑿井、虛空裡夾界？更或瞞瞞頇頇、儱儱侗侗，逐寒暑變遷、說陰陽消長，見聞不脫、聲色未忘，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惟認一浮漚體目為全潮，政好喚起來打。眾中忽有箇伶俐衲僧出來道：瑞筠棒教誰喫？按：主丈吽吽，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次日，上堂：擬學佛法，被佛法縛；擬學玄妙，被玄妙縛；擬學古今差別言句，被古今差別言句縛；坐被坐縛，臥被臥縛；寂寂惺惺、昏沉散亂，被寂寂惺惺、昏沉散亂縛；靜被靜縛，鬧被鬧縛；迷被迷縛，悟被悟縛。殊不知縛即是解，解即是縛。豈不見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聽其逍遙，隨緣縱其放曠。山僧等是入泥入水，向你道：自生至老，不是別人；陰極陽生，不離當處。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摘楊花，攛主丈耶耶。

除夜，小參。前日立春已了，便合呼為新歲；今宵未到五更，依舊只成殘臘。且烹露地白牛，炊無米飯，向無煙火，唱村田樂。離見聞，絕知覺，樓頭已動梅花角。

正旦，上堂。乾坤開旦，宇宙回春。瑞筠主丈子，全露法王身。百億須彌日月壽，祝聖人日新日新日日新。
上堂：松風清，江月明，不是色，亦非聲，從來共住不知名。庭前栢樹子，乾屎橛，麻三斤。啞！水上青青綠，元來是浮萍。
上堂：此道出平常，言踈意自忘。水落石頭出，松高風韻長。休於人領會，莫作境商量。初機晚進，切忌承當。何故？曾經三峽猿啼處，不是行人也斷腸。
上堂。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湧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流泉是命，無間斷故；湛寂是身，無起滅故；千波競湧是文殊境界，大智普應故；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大行普明故。無間斷、無起滅，大智普應、大行普明，塵塵爾、剎剎爾、法法爾、念念爾，如理即事、如事即理，無理外之事、無事外之理，僧是僧、俗是俗，山是山、水是水，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山河大地點頭、草木叢林歡喜，畢竟承誰恩力？擊拂子：逢人但恁麼舉。
復云：白蒼蔔花露滴滴，碧芯蓊草香濛濛，田地更無塵一點，是何人合住其中？且道其中事作麼生？東西十萬，南北八千，畢竟住者是誰？驀拈主丈示眾：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卓主丈，下座。
上堂：坐斷十八灘，無風波匝匝。到此擬參尋，却下虛空閘。也不負來機，有轉語誰答？久雨不晴時如何？笞！
結制，小參。直下便是，早涉廉纖；格外全提，翻成露布。威音王已前無師自悟，是第二頭；然燈佛以後得記相傳，是第三首。黃面漢到這裡，迴避無門；碧眼胡，結舌有分。掃蹤絕跡，不落今時；放去收來，卷舒在我。長期一百二十日，畫地為牢；諸人一日十二時，有死無犯。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灼然真箇與麼，瑞均却不放過。何故？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裡看。
舉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頌云：風搖楊柳春欹側，雨綴松筠露正斜。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次日，上堂。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東弗于逮，南閻浮提，西瞿耶尼，北鬱單越。若凡若聖，有情無情，總在瑞筠拂子頭上。共住圓覺伽藍，發明平等性智。非不非，是不是，拈却鼻孔，諸人向什麼處出氣？擊禪床，參。
晚參，示眾。登山須到頂，方見宇宙之寬廓；入海須到底，方見溟渤之淵曠。參禪須是悟，乃透佛祖之玄關；見性須是徹，乃超魔外之機智。四箇之字，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有與、有奪，全今、全古，全主、全賓，全生、全殺，五千餘卷藏教、千七百則葛

藤，總不出箇之字。未說以前、既說之後、正說之時，却又如何發明？達磨大師一日謂門人曰：盍各言其所得？道副出云：某甲所見，不即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不快漆桶。尼總持云：某甲所見，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不快漆桶。道育云：如某甲所見，四大本空、五陰非有，無一法可得，不快漆桶。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不快漆桶。大小達磨被二祖三拜而立，打箇脫空，乃傳衣鉢，失却一隻眼也。只如當時道副道：不即文字、不離文字，與二祖三拜依位而立相去多少？如今一輩知解宗徒總作實法商量，疑誤後人，瞎將來眼，將謂道副道：不即文字、不離文字，是果得其皮，以至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與四大本空、五陰非有，無一法可得，是果得其肉、果得其骨。殊不知達磨大師將西天帶來底正傳衣鉢覿面分付了也，却是斷臂神光，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山僧適來提起箇之字，打破是非、掀翻得失，使諸人智眼洞明，照今、照古，分別邪正。竪拂，云：達磨大師來也，分皮、分肉、分骨、分髓作麼生辨？擊繩床，切忌刻舟求劒。

解制，小參。我眼本正，因師故邪，邪師過謬，非眾生咎。灼然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天高地厚、夜暗晝明、暑往寒來、花開葉落，物物頭頭一一明了，至於折旋俯仰、見聞知覺、行住坐臥，是皆是我，不是別人。得非我眼本正，無端佛祖出興，道有道無、道是道非、說體說用、說玄說妙、全提半提，如擊石火、閃電光，便見一大藏教、千七百公案，誤賺後學向語言文字中著到，被語言露布縛作一團，如羝羊觸藩，進不得、退不得，從生至死撥剔不下，化作一堆灰，流入六趣為生死漂蕩。得不是因師故邪、邪師過謬？叢林中一等兄弟，己眼未能明，只要作箇坐禪辨道名色，一味向傳燈統要、大藏一覽、高僧傳、法苑珠林，東逴西逴，逴得一擔磚頭瓦礫塞在肚皮裡，秘若差珍異寶，開箇賣蒲團鋪席。正因行脚乍入叢林，兄弟被勾引入草窠中，教伊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枷上添枷，杻上添杻。若拈出許多磚頭瓦礫，與伊說因說果，說善說惡，或然指，或煉臂，絕佛種性，造地獄因，是為可憐愍者。不道你全不是，只是脚跟不正，連枝帶葉，一時不是了也。你若直下一刀兩段，連枝帶葉，總是旃檀沉水，何處有是有不是底消息？如水銀落地，顆顆皆圓。只為你要求速効，便被者惡知惡覺坐在八識田中，如油入麵，永取不出。兄弟切莫要求速效，亦莫問佛問祖，問我問他，但只盲頭單提一箇無字，忽然觸著磕著，方知老僧是金石之言，亦是塵沙之語。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舉：僧問趙州云：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州云：四大五蘊。僧云：此猶是壞底，如何是不壞底

性？州云：四大五蘊。頌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風冬有雪。若無閑事在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擊拂子，下座。
次日，上堂：有解有結，虛空釘橛。無解無結，腦後拔楔。夏末秋初，兄弟東去西去，萬里無寸草處去。還離得這裡麼？逢人但恁麼舉。
除夜，小參。擁毳居山，明月堂前清風浩浩；持盂穿□，紅塵堆裡白日閒閒。不知為己為人，等是入泥入水，捱到年窮歲盡、臘盡春回，更無一物可堪拈出。且不學東山將無作有，賣弄赤窮；亦不似北禪犯手傷鋒，徒誇富貴。瑞筠與麼告報諸人，還會麼？莫言世上無知己，須信壺中別有天。
舉：僧問石門和尚：年窮歲盡時如何？門云：東村王老夜燒錢。不妨神通妙用。又僧問開先暹和尚：年窮歲盡時如何？開先云：依舊孟春猶寒。不妨田地穩密。又僧問圓悟和尚：年窮歲盡時如何？圓悟云：定盤星上轉風車。不妨機用活鱍鱍。若是瑞筠即不然，忽有人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只對他道：雪壓古松枝。較他古人終是別[此/且]子。具眼勝流，試點檢看。
上堂，舉古德道：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湧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拈云：古人是一期方便，未免夾截虛空。諸人還知起滅不停處麼？見時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蹤。
佛生日上堂，僧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云：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云：西嶺孤松秀。僧云：學人不會。師云：諸佛出身處因什麼不會？僧擬進語，師便喝，僧禮拜，師乃云：天上無，地下無，我非我，吾非吾，雲門瞎棒，謾費分疎。大眾且道：釋迦老□□今在什麼處生？卓主丈云：洎乎錯下注脚。
謝照了堂首座相訪，上堂。法界海慧，照了諸相□□。打鼓，侍者燒香。大眾凝立，山僧陞堂。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以手拈主丈放左邊，云：首座莫怪空疎。

饒州東湖薦福禪寺海印和尚語錄

門人　從心　集

入寺，上堂。僧問：鄱湖行盡到東湖，藹藹佳聲滿道途，莫莫堂前看號令，雲門普字趙州無。祝聖開堂，願聞法要。師云：總被禪客道了也。進云：與麼則一言用祝無疆壽，萬里無私賀太平。師云：又是從頭起。進云：此事且止，只如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正法眼？雲門答普，意旨如何？師云：天不言而四時行。僧云：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作麼生？師云：地不言而

萬物生。僧云：與麼則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云：雲門普字趙州無。僧禮拜。又僧問云：諸佛出世，各坐一華，和尚開堂，有何祥瑞？師云：日出連山，月圓當戶。僧云：與麼則大眾沾恩去也。師云：更待何時？進云：只如昔日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云：風不來，樹不動。進云：三聖云：與麼為人，非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又作麼生？師云：金剛頂上鐵崑崙。進云：保壽擲下主丈便歸方丈，又且如何？師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進云：只如和尚今日開堂，學人問話，且道與三聖推僧是同是別？師云：莫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進云：與麼則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僧禮拜，師乃云：十八灘水月空寒，浩浩聲前誰辨主？三百里湖天晝靜，莫莫堂深親到時。舉一法則萬法全彰，示一機則群機普應，直得全彼全此、絕毫絕釐，逼塞虛空，非如非異。所言未既，驀忽伏虎祖師忍俊不禁出來道：長老，長老，絕江透湖，得得而來，將謂必新提唱、必異見聞，元來也只可可地。山僧只欵欵向他道：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卓主丈一下。

小參。目前無法，頭頂天，脚踏地；意在目前，眼見色，耳聞聲。不是目前法，甚麼處去也？非耳目之所到，元來只在這裡。伶俐漢，上上流，未舉先知，未言先領，直下轉得，便知一堤楊柳月，十里芰荷風。新薦福□□□境會，既不作境會，畢竟作什麼會？其或未辨□□，後五日看。

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每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也。傳之趙州，州云：待我與你勘破者婆子。趙州至彼，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趙州歸，謂眾云：臺山路上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拈云：盡謂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却被者婆子倒用箇翳睛法謾了。今夜莫有為趙州雪屈者麼？也知你只在古人語脉裡做窠臼。

上堂。平湖日暖，古柳風高。若謂如來滅度，爭奈目前何？若謂如來不滅度，諸人於什麼處與釋迦老子相見？滅不滅？見不見？白鷗煙沒水如天，三三兩兩釣舟橫。卓主丈，下座。

上堂：古來為法老尊宿，荷眾曾無有倦時。況是年來衰落甚，動為多與行相違。應須痛念平生事，著意披襟善護持。語默果能無滲漏，少林初不隔毫釐。應庵老人與麼示眾：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今日不敢望超出古人一頭地，但知有箇些子話編辟，歸己履踐，力行必到。慎勿唐喪光陰，虛消信施。且道如何力行？如何必到？良久：莫將閑話為閑話，往往話從閑話生。

復云：靜不為理迷，動不為事礙，儱儱侗侗，瞞瞞頇頇，知他是箇什麼？阿呵呵，笑倒西來胡達磨。

上堂：衲僧巴鼻沒一針頭，許佛法大意充塞太虛□。信口道著，信脚踏著，只是不許承當。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只是不容擬議。纔與麼不與麼，頭頭具生殺之機。是亦剗，非亦剗，著著有出身之路。不言而信，不令而行，純真一如，無壞無雜。只如高超物表，不墮見知。正與麼時，如何發明此事？以拂子掛繩床。

復云：應庵和尚舉雲門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只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應庵老人云：大小雲門聽事不真，喚鐘作甕。薦福今日亦資一路，要與古人相見。莫將傳說為傳說，休把曾參作魯參。

朝廷看藏經滿散。上堂。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天人得道(堅拂子)。此為證三寶。於是現世間過去現在未來一切諸佛。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種隨形好。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大喜大捨。佛十八不共法。若不以此為證。即不能成就。地前地上一切菩薩。超三祇歷五位。斷二障明一心。自利利他進修勝行。若不以此為證。即不能成就。一切聲聞一切緣覺。觀十二緣空。悟四諦真理。具八解脫得六神通。若不以此為證。即不能成就。西天此土從上佛祖。古往今來一切知識。種種建立種種施為。以至俱胝竪指秘魔擎叉。臨濟三玄洞山五位。巴陵銀椀裡盛雪。雲門北斗裡藏身。隱顯縱橫千差萬別。若不以此為證。即不能成就。教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無上菩提之法。皆從此經出。但是世間出世間一切佛法。無有不從此經出者。佛法且置。畢竟如何是此經。莫是以兩手舒空作展經勢麼。莫是叉手進前退身三步是麼。又莫是最初如是我聞末後信受奉行是麼。莫是不著他語言文字是麼。又莫是但向料掉沒交涉處道一句便得麼？若作如是見解，大似隔靴抓癢。既不作如是見解，畢竟作麼生擊拂？須是恁麼明得。苟能恁麼明得，於朝夕日用之間，無一處而不見佛，無一處而不聞法。所以道：在在處處即為有佛，一切法皆是佛法。若恁麼見得，一任三門頭合掌，佛殿裡燒香，經案上橫拈倒把，左卷右舒，放去收來，朝讀暮誦，直得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周法界之群生，徧剎塵之品類，包羅萬有，該括二儀，無一法而不明，無一法而不顯。可謂法門重疊，若雲起於長空；行解紛披，似花敷於錦上。言言見諦，句句超宗。其舒也，窮微極妙而不違；及其卷也，經頭只有箇以字不成，八字不是。且道是什麼字？假使智如鶖子，辯若滿慈，到這裡也須目瞠口呿。所以僧問睦州：經頭有箇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箇甚麼字？睦州彈指一聲云：會麼？僧云：不會。睦州云：上來講讚，無限良因。且道當時睦州是與這僧說這箇字，是不說這箇字？因甚睦州便問這僧會麼？諸人若向這裡會得，不惟可以上報

當今聖主大恩，亦可表顯自己看經眼目。正與麼時，還會得麼？聖心廣大包寰宇，佛法流通亘古今。
復云：教中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只在微塵中，誰能破此微塵，出此大經？卓主丈！即今一微塵已破，諸人還見此大經卷麼？喝一喝。
冬節，小參。群陰剝子啐母啄，一陽生殼綻眼明。功用綿密，持養老成。忘其物，忘其情，空而妙，虛而靈。正恁麼，何似生？回機轉位，異類中行。幾度黑風翻大浪，未曾聞道釣舟傾。
上堂：至德如流，上善若水。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洗面摸著鼻，喫茶濕却觜。忽有箇出來問：久嚮薦福，元來只說古人舊話。只向他道：熟處難忘。
上堂：八尺釘丈二楔，著在眼中，撼搖不得。薦福門下，妙在轉處，誰是知音？不見三祖大師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乃擲下主丈。

頌古

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
秋風葉落動凉颸，堪笑雲門跛阿師。銷盡浮華到真實，不知開口落今時。
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
香林臘月火燒山，黑齒波師帶白環。唐梵一時俱譯了，肯將名字落人間。
僧問趙州云：未有世間，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不壞底性？州云：四大五蘊。僧云：此猶是壞底，如何是不壞底？州云：四大五蘊。
老諗年尊閱事多，清平世界樂無何。一身儱侗無邊表，地覆天翻也只那。
雲門示眾云：十五日以前不問汝，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代云：日日是好日。
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僧問古德：冬至後日長多少？德云：長一絲。佛法長多少？德云：一線長。
佛法一線長，青天謾度量。絲頭纔咬斷，紅日上扶桑。
泐潭常禪師一日面壁而坐，南泉來見，撫師背一下，潭云：誰？泉云：某甲。潭云：如何？泉云：也尋常。潭云：汝何多事？
言中有響語藏鋒，一色明邊分異同。月棹各撐俱到岸，不知身在草窠中。

谷隱性空和尚因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日？性空云：不異今日。僧云：不異底事作麼生？性空云：如來密語，迦葉不傳。酬應相於理不乖，泯然一種似平懷。及乎話到聱訛處，樹上心肝不帶來。

偈頌

水心

一源見徹萬波翻，澄不清兮撓不渾。識浪境風俱列下，鑄成滄海鐵崑崙。

靈竺

鷲嶺人天鴨聽雷，大僊密付絕纖埃，飛來小朵從何有？兩澗琮琤一逕開。

雲頂

溶溶洩洩復閒閒，來者從教斫額看，起滅無蹤空絕迹，豎摩醯眼照人間。

震上人

惡辣兒孫喪本宗，向空拏撮便填空，震威一喝無今古，百丈馬師皆患聾。

刀鑷沈生

空彈霜鑷到巖扃，覿面難將妙手呈，雨洗秋容同澹泊，遠山無限佛頭青。

遠上人

遠來一見便相違，竹外清風聽者稀。却是晚鴻知此意，數聲清唳入雲微。

秀上人之仰

碧巖千尺瀑雪落，峭壁萬疊峰雲寒，一笻雙履超聲外，圓相暗機誰共看？

無相

意地消融見亦空，名模何有可形容。百千明鏡俱時照，一法不痕歸大同。

總心

休攀月窟躡天根，及盡玄微見本元。一髮不遺千聖共，湛然隨處洞無痕。

正堂

當軒大坐照無偏，爭肯顢頇數屋椽？三目洞明惟直指，雖然無語有人傳。

覺海

非湛非搖見量消，一漚那更目全潮。不知水底蓬塵起，但見珊瑚長玉苗。

印空

萬象森羅古篆文，太虛無際水無痕。當陽一搭全提處，直得三千海嶽昏。

海峰

萬浪聲消一鏡新，金鰲寒從玉璘珣。珊瑚枝上照紅日，融盡十洲三島春。

瑩然

碧落無雲水似天，清明表裡一虛玄。纖塵不立充寥廓，十世古今如目前。

曉山

大明洞起爍群昏，黯黯青青未易論。眨得眼來遲八刻，金烏已過鐵崑崙。

仰山中村接待

水雲食息且休論，東土西天也莫存。此去仰山問來歷，但云昨夜宿中村。

劒關

燄燄寒霜不可干，湛盧光射斗牛寒，直饒過得連雲機，一箚當陽透者難。

十牛圖

尋蹤見跡得逢渠，牧就騎來驀直歸。物我兩忘純白後，透花春入萬紅圍。

明維那再往踈山

法身向上不須論，留箇枯椿示子孫，賣却布單招感得，累人頻上白雲門。

桂侍者

耽耽雙眼視空山，伏虎師曾放一斑，春雨春風謝來往，山中佛是石頭頑。

淦傅子仁號無無居士

一塵不立萬緣空，纔有絲毫便失宗，蹉口連聲提起處，趙州來也不相容。

石門溈侍者

聲撼天風虎出林，石門無鑰海濤深。瑞筠不閘虛空檻，放去雲峰千萬尋。

遠上人

遠來問訊近相迎，物外相於不世情。蒿湯備禮松陰坐，山鳥自啼春晝晴。

送興首座歸鄉

諸老門庭已徧參，青出於藍青於藍。表儀多士冠東南，賓主歷然曾對談。長篇短章玄可探，杖藜所到如優曇。夜月娟娟松毿毿，深期瘦影同蘿龕。定力已固輕毗嵐，德山臨際空喃喃。

示芳上人

萬里無寸草，連天日杲杲。出門便是草，接地長安道。庭際立無人，古逕跡亦掃。付與芳禪人，問取虛空討。

蕭山孤峰持談季蕭梅軸惠訪書于后

孤峰雪後歸蕭關，我來瑞筠時往還。能消幾屐看青山，展梅一笑俱蒼顏。孤山山人盟未寒，逃禪禪意墨未乾。季蕭左幹萬鈞重，坐客駭囑推其難。造化無始舒卷間，先天下春非等閒。歲晚相看成二老，此詩此畫古今寶。

毗陵自然居士

非因非緣非自然，自然而然然不然。無然非自自然自，無自非然然自然。自其不然常現前，斯言胎合天地先。萬化茫茫從此出，堂堂日用乘誰力。

示攸州慈雲玉侍者

石碌碌，玉落落，光彩惟渾圓，塵泥自消礫。匪穿鑿，匪磨琢，翻笑曹山露圭角，學子投師空抱璞。玉兮玉兮知不知，老野三呼應者誰，剖破方知自家底。價重連城莫輕許，自有聲光滿寰宇。

佛祖讚

出山

智慧德相，大地誰無。見星說悟，謾自分疎。流毒至今未已，邪法難扶。

觀音(淦州判李濟川，世居饒。昔有以絹素繪大士像，為風水所漂。後二十年，漁人網得之，像不壞。濟川重新裝飾，請贊。)

菩薩漁師，持正法網，入生死海，摝諸眾生，達大覺岸。昔於華嚴法門，嘗誦其言。今於濟川居士所，得水中觀音畫像，乃驗其事。是知法力應化，言像皆真。必有入淨心海，得不壞信者，不言而喻也。偈曰：
舒卷流通亘古今，最難消是大悲心。全身入水全身出，奈彼眾生業海深。

漁籃

提錦鱗，露珠瓔。年華如許，高韻絕塵籃。子尚有，眼如何，謾得人。

郁山主

拾得明珠，當甚驢屎。溪橋橫浸洣川水。

政黃牛

一字不穩，騎牛覓牛，萬疊寒山翠如流。

朝陽　待月

海。天高山月小，大地是卷經。何時看得了，放下自分曉。
穴鼻針，無絲線，一咬便斷，自然成片，杲日當空現。

達磨

對梁王不契，休言東土無人；令二祖覓心，將謂西天有佛。少林月冷，揚子江空，至今雪浪號霜風。

自真讚

立首座

行不踏人前，立不落人後，老去移東湖，言疎道轉踈，自非筆墨可明模。分付雪岑首座，看是甚麼面孔？唵嫈嫈叱咄攝。

黃鍔鈍翁請

渾大璞，匪琱琢。聚精會神，藏鋒斂鍔。迴入塵勞，雖涉萬緣。全提佛祖，機先一著。尋常只用鈍鉗鎚，從教大地人描邈。

處靖庵主

靖而專，笑面[祝/土]嗔拳；溫而厲，觸人忘忌諱。謂此是一而二，謂此非伊復誰？竹外遠山青似眉。

跋

佛照和尚書帖南岡長老求跋

佛照在靈徑時，益公政當國，王臣外護，得行其道，遂有孤雲、秀巖、空叟諸老相繼而出，可想當時法社之盛。偶持鉢來吉文，訪南岡於龍華，出此軸相示，炷香展味，惻然久之。

跋癡絕書伯夷頌

夷齊高風，窮天地，亘萬世。蘇公讚。文公頌。癡絕老人界方眼作小楷書，相望雖邈，相尚乃同，道之所同，理契即隣也。就中癡絕猶較些子，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明極西堂南游省己行請跋

至大己酉良月，薄寒烘日之餘，隱几於梅邊竹所，適有剝琢之聲，啟而視之，乃明極西堂也。手持南游省己行一帙，謂予曰：諸大老

著筆已多，請海印為轉一語。遂受之。展開，次第熟閱明極所遊之地，所見之境，歷歷心目中。看至驀忽好風動地而來，乘風徧觀三千大千等微塵境，入瞌睡三昧，不覺鼻息如雷。明極乃撼之，誦了末後句，於是摩挲睡眼，卷而歸之，曰：同床各自做夢，當有同覺者知之。

法語

示明了侍者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了得底，未言先領，未舉先知，已是落第二見，豈況隨語生解，擬意搏量，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望他祖師門下十萬八千那裏？洎在履踐穩密者，心機泯絕，智照活脫，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然後了無一物可得，不與千聖並行，堪為洒洒落落了事衲僧。此事至簡至易，不從人得，不越一念，直下證取，無第二人，無第二見。祖云：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也。到這裡，須有箇轉身處，始得明了。侍者相從一年，孜孜不倦，茲欲徧參求語，為途中道伴，信筆示此，勉之至祝。

示師程居士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師程則知所師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不涉階梯，當念超越，却須究竟。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法也無？無不是有無之無，亦非真無之無，便是絕理性玄妙底利刀，轉性命禍福底妙法。直前提起，當下豁然，如銀山鐵壁，鐵壁銀山，利衰毀譽，入作無門，稱譏苦樂，籠罩不得，不墮凡情，不落聖解，虛而靈，寂而妙，一切處不留，一切處成就。到與麼時，須知有末後一句，此方是大丈夫了大丈夫事，謂之世間出世間上上也。

送學士曾巽堂

本地風光，生佛未具，圓融無際，倏為妄塵翳障，便汩沒塵勞，取一切境，遂染煩惱。當下若不能回光自照，如何透出如許萬緣？於違順境界，不取不著，語默有無，動靜彼此，一併截斷，涉緣應機，如飛劒輪，如猛火聚，直得纖毫絲髮不留影迹，直下虛而靈，寂而妙，萬別千差，一照照了，直到大安穩處，了無纖芥凝滯。只麼隨處輕安，究竟佛亦不存，喚什麼作眾生？菩提亦不立，喚什麼作煩惱？翛然獨脫處，闃闐山林，初無二種，致之廊廟，亦不生

欣，置之江湖，亦不生厭，總是贏得邊事，何有於我哉？巽堂學士生富貴中，不為富貴所羅籠，乃為母廬墓三載，蔬茹五年，閱金經，明佛理，至於諸子百家之書，無不通究，猶為未了祖師無上妙道，為不足得。得遠來山中飯僧，請山野陞堂，復出此紙，求一言受用，隨喜不覺露醜，巽其勉之。

答員嶠李總管

迷時迷箇悟底，悟時悟箇迷底，迷悟兩忘。譬如有人自斷其首，首已斷故，無能斷者。見此明白，直下無第二念。古德道：明明無悟，有法即迷。到者裡，立亦不得，住亦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即瞎。但出不隨應，入不歸空，外不尋枝，內不住定。要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一切處不須照顧，自然明白。與麼境界，時時相見不為密，迢迢相迂不為疎，汩汩應酬不為事礙，兀兀靜坐不為理迷。隨處作主，遇緣即宗，出沒卷舒，得大自在，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始得。侍讀大學士員嶠、真逸總管相公，留意佛法，咨詢師友，欲得一道伴講明山中。今夏雖有百餘單，皆居學地，未可親近。大居士酬對拙謬，徑直寫數字，以當面言，萬冀親而求之，當必掀髯一咲。

小佛事

雪巖和尚忌日拈香

盡道先師今日死，不知今日是生朝。不知却有何憑據，紫栢黃檀一處燒。昔時語，今日舉，今昔一時，絕毫絕釐。大眾還見老和尚麼？插香凝立，云：面目現在，兩彩一賽。

周禪師忌拈香

何似生，遼天鶻，萬重雲，只一突。者裡見得分明，便與祖師同起同倒，同放同收。其或未然，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咄！

瑛監寺入塔

用石牕燈盞，瑛瑛美玉無瑕；跨楊岐蹇驢，凜凜寒霜無影。正與麼時，如何明眼人落井？

賢首座起骨

表帥叢林，山高水深。賢劫前事，只在如今。髑髏眼活老龍吟。轉身門外看，紅日上危岑。
海印和尚語錄(終)

No. 1398-B 塔銘

前集賢侍　讀學士中大夫兩浙都轉運使河東　李倜　撰

余來江右，以至元丁亥理事宜春，始識師于木平，式相好也。繼住慧力，余適守臨江，得顓意講道。居三年，往來至密。大德丁未，余調南劒，師來餞別豫章。無何，師亦往住薦福，音問不絕。嘗以古塔主語錄及師上堂普說等語見寄，其惓惓可知也。壬子春，余由泉南漕兩浙，聞師復還慧力。其年六月十六日，沐浴坐逝矣。噫！二十六年間，相見相聞，登臨酬酢，究竟析理。昌黎之於大顛，蘇公之於佛印，亦人情已乎！明年，其徒行純以狀來乞銘。師楊姓，昭如名，海印其自號。世居臨江之新淦，生宋淳祐丙午十二月二十日。以蓮社家兒能言，即隨母鄒氏作梵唄聲。七歲出家學佛，居邑之建興寺香室院。十九歲受咸淳制敕，落髮為僧。始學于沙門智寧，次拜雪巖祖欽，得法在集雲堂第一座。至元庚辰，侍雪巖入覲旨賜畦衣，歸住木平十年。其住慧力十九年，實始至元辛卯也。元貞丙申。
賜號普照大禪師，給金襴袈裟，高麗亦具衣，副以金經玉琖。西極雲南，東邁遼海，禪衲四來，蘧粥稍弗繼，或丐質從事，不倦槌拂，而眾安之。至大己酉，行宣政院辟師住持薦福。薦福，番之巨剎，唐顏、宋范，流風未遠，賴師為重，而師以疾故，亦憊矣。然於名聞於世，行信於人，視西江為益盛。去年春，還慧力也，西江之徒實具舟焉。既至，猶力疾為眾說法。夏初，歸香室，造常所來往道香積、天長，登仰山，禮再來塔，訪慈化，所至逢迎道舊。一夕，潛理歸橅，及抵瑞筠東庵，則疾革矣。行純又言：師乳時，紫胞呈祥，蛟出地中。其逝也，久旱，忽大雷雨。逝之四日，奉龕闍維，飛煙餘燼，所及舍利如粟、如黍、如豆，齒牙如生，數珠不壞。今塔遺骨于故邑之青石圃中。凡年六十七歲，為僧四十八臘，所說法語頌讚數十萬言，度一姓子六十餘人，嗣其法者未易槩舉。師為人明敏閑雅，有智識度量，人不見其喜慍，五經一見成誦，結字有古意，所交遊多貴重。今叢林如師，不復可多得，以師之行蹟，其可無銘？銘曰：

內究至理，　外敷貞辭。　千江月落，　溥照同時。
師席崇居，　衲子雲集。　饘粥稍虧，　或丐或質。
東湖三載，　西江跂思。　遠具舟楖，　勇退來歸。
載喜載馳，　力疾演法。　衣既有傳，　重登祖塔。
其生也異，　其死也奇。　舍利夥只，　見聞靡疑。
功行積真，　大覺氷釋。　聊掇緒餘，　文茲樂石。

No. 1398-C 塔銘

前翰林直學士承直郎知　制誥同修國史廬陵　　曾德裕　撰

西方聖人以正法眼單傳四七祖，屆于東土。其後派為五宗，而臨濟尤盛。宋之末年，有居袁之仰山號雪巖師者，法音雷震，大亢厥宗。其得法上首曰海印，智證特殊，開道最勝。道價揭于諸方，玄風暢于外域。一時賢士大夫喜從之遊，而於予季巽初為稔。予投閒索居，深訟昔迷。方將從師講明第一義，以蠲滌緣習，而師既寂矣。後二年，慧力首座處閒以師行實介予季求銘其塔，因不復辭，輒敘而銘之。師名昭如，楊姓，世家臨江新淦。父母俱事佛。生時有異學語，即隨母梵諷。七歲從建興寺香室僧智寧出家。性明敏，讀誦通利，一覽終不忘失。年十九薙髮，明年受具戒。游方參雪巖，示以狗子佛性話，未解。秋遊南嶽，雨後度蕉溪，足踣，頓有省。歸仰山，精事禪宴。一日巖開室，師擬有言，巖揮竹一擊，[(舉-與)/石]爾大徹。令歸侍司，復掌藏鑰，同堂皆推讓。以受業師老，回省留半載。侍御高安陳仲微過，與語奇之，為賦詩。重歸仰山，居第二座。巖開鍊尤至。閱十載，
聖元至元庚辰隨巖應。
詔詣。
闕寓上京勝善寺巖解行腂搔痒次適僧讀華嚴經至。剎等行等正覺等問師等義師對愜巖意遂作禮六月。朔瞻。
覲，例賜畦衣，還山居第一座。公舉住木平寺，多耆宿，皆悅而安之。十年，退休普光堂。辛卯，徇眾請住臨江慧力。未朞，為講僧來據禪，眾無所安，散居謀食，蟻慕不忍去。師力復為禪，迄與俱歸。自爾學者麕至，日食數百人。寺恒產不充，至乞貸以給；又不繼，則質衣鉢，責負者鴈立，處之怡然。平居緇素啟問無虛日，師安詳謙下，悲智交融，貴賤等觀，引接無倦。或得其片言，無不滿意，其筆墨尤為人寶愛。元貞丙申，
特旨賜普照大禪師，加錫金襴衣。大德中，高麗亦遣使貽師大衣、金經、玉琖。至大己酉，行宣政院請居饒之薦福，臨江人揮淚送

之。師亦自以為是邦有緣，故居慧力至十九年之久。皇慶壬子春，其徒聞師嬰疾，具舟迎還。夏至香室，往禮雪巖塔，歸慧力東堂。將示寂，或具紙筆請語，乃示云：末後句無別說，六月炎天飛片雪。復贊王將軍真了了如平時。既命具浴，時久旱，忽大雷雨，雨止，師已坐逝。四眾悲號，人天愁慟，六月十六日也。越五日，奉龕闍維於瑞筠山西南，薪盡火滅，牙齒數珠不壞，煙燼所及，草木壤石間舍利無數，掘地求者餘半載不竭。其徒行純等奉靈骨塔于淦北青石圃中。師生淳祐丙午十二月二十日，壽六十有七，臘四十有八。語錄數十萬言，度一姓子六十餘，嗣法者甚眾，閒尤見器重。至是，分取舍利寘塔闍維之所，從西竺律儀也。其所述如此，質以他所聞，可信不誣。予於最上乘之道，知好之而未造其閫域，故於師之所以得證於其師者，淺深之際弗能知也。所可知者，師梵行精白，性度慈忍，為緇素所歸。至於生死不怛，堅固可徵，非真有得者而能然耶？銘曰：

祖來自西救迷情，　歷玄暨欽教大行。
師明其微久益明，　於法無我忍得成。
體圓智滿源澄清，　行嚴機峻用縱橫。
廓然現量包寰瀛，　東湖瑞筠與木平。
終始去住浮雲輕，　巖前片雪飛無聲。
松風六月猶哀鳴，　不斷相兮非常名。
了無滅兮本無生，　流珠奕奕函真精。
我銘□塔標化城。

No. 1398-D

海印和尚得法於仰山慧朗禪師，徑山圓照之嫡孫也。其宗正，其眼明，其機峻，其用險，端自鉗鎚妙密，重烹熟鍊中來，不知者以語言為流布。吁！執指是月，非狂即愚，當起此老為之發藥可也。此錄既出，豈少補哉？

延祐七年臘月望日鄱陽澹湖住山清茂手書

No. 1398-E

佛祖之道，如青天白日，只貴親證親悟，綿綿密密，無纖毫滲漏，然後垂一機，示一句，無非與一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若也緇素不分，和泥合水，譬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薦福海印和尚久侍　雪巖先師，盡得其末後句子，所以三會說法，縱擒自若，殺活自由，著著有出身之路。今欲鋟梓流通，為題之於後云：

至治辛酉五月望徑山法第比丘希陵拜手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